

那充满魅惑力的舞蹈

谈瀛洲 著

湖北教育出版社

沪上学人思想随笔

那充满魅惑力的舞蹈

谈瀛洲 著

湖北教育出版社

(鄂)新登字 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
那充满魅惑力的舞蹈/谈瀛洲著.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沪上学人思想随笔)

ISBN 7-5351-3994-9

I.那…

II.谈…

III.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22926 号

那充满魅惑力的舞蹈——谈瀛洲著

出版发行 湖北教育出版社

邮政编码 430015 电 话 027-83619605

地 址 武汉市青年路 277 号

网 址 <http://www.hbedup.com>

经 销 新 华 书 店

印 刷 湖北恒吉印务有限公司

地 址 武汉市江夏庙山开发区汤逊湖工业园

开 本 965mm×1270mm 1/32

印 张 8.75

字 数 248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 - 5351 - 3994 - 9/I·137

定 价 20.00 元

目 录

维多利亚时代的浪漫主义者

被亲吻过的嘴唇——罗塞蒂与他的三位模特儿	3
佩特眼中的文艺复兴	12
爬过那粉红色的肌肤——于斯曼的《逆天》	16
燕子是他，芦苇是她——谈王尔德的童话故事	22
作为批评家的王尔德	27
莫雷的《波西》	34
在花一样的年龄死去——比亚兹莱与王尔德	40
儿子眼中的王尔德	49
那充满魅惑力的舞蹈——莎乐美形象的重写	52
形式主义者王尔德	61
王尔德死后的波西	70
扑朔迷离的德·莫班小姐	81
像玫瑰般火红的一天——莎士比亚和一个美少年的故事	90
面具的真理——王尔德论莎士比亚与戏装	96

平日的阅读

莎士比亚与“黑暗夫人”	103
印度房中书之祖：《欲经》	106
天真而又世故的才具	112
两种类型的莎士比亚电影	115
莎士比亚与琼生	118
“鞋左右脚可以换穿”——约翰逊博士的莎评	121
学语言的益处	129
《徐志摩硕士论文》译后记	132
波士顿的哑行者	136
在美求学期间的徐志摩	139
七十五岁的《纽约客》	143
格列佛游记	146
安吉洛装帧的《莎乐美》	148
丁当，清新——评韩石山先生的《徐志摩传》	151
奈保尔：无根的作家	155
翻译的难处	168
情色作家阿娜伊丝·宁	170
莎士比亚的新面孔	172
“怕光亮又怕声响的沉思默想”——兰姆的莎评	174
一个糟糕透顶的情人——萧伯纳评莎翁	180
独立不倚的书评——略谈美国的书评报刊	188
萨金特的《上海》	191

被阉割了的《北回归线》	197
语言本源的守卫者——郜元宝印象	206
恋物癖者巴尔扎克	211
被高估的昆德拉	220
中产阶级的小熊维尼	225
德波顿——一个好读好看的作家	232

游学散记

摸摸哈佛的脚尖	243
波士顿的伽德纳博物馆	246
惠斯勒的孔雀厅	249
灯塔丘	252
哈佛的图书馆	255
弗农山庄	258
波士顿的饮食	262
市中心的墓地	265

维多利亚时代
的浪漫主义者

被亲吻过的嘴唇

——罗塞蒂与他的三位模特儿

—

女性美的标准其实是在不断变化的。这一点在看过去的电影明星的照片时尤为明显。比如我们今天看玛丽莲·梦露，就会觉得她似乎胖了一点，个头似乎也矮了一点；阮玲玉，眼睛似乎小了一点，臀部似乎也宽了一点。

那么，决定女性美的标准的是谁呢？有的时候不知道是谁，也许就是大众，他们的趣味，有时会令人吃惊地一致向某一方向变化；但我更倾向于认为，是那些得风气之先，走在时代前面的艺术家。是他们，引导了大众审美趣味的变化。

如果我们去看 19 世纪英国拉斐尔前派画家但丁·盖布里尔·罗塞蒂（Dante Gabriel Rossetti, 1828—1882）笔下的女性，就会发现她们的美惊人地现代。她们都是高大、骨感、健壮、有力，嘴唇撅起，有着丰盛的头发、梦幻般的表情……就像我们今天经常在 T 形舞台上看见的那些走着猫步的超级名模一样。罗塞蒂所看重的女性美，显然不同于当时的审美标准。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一般喜欢的是身材更小巧也更丰满的女性。

但丁·盖布里尔·罗塞蒂……你会说，这个名字有点怪，有点意大利味。确实，罗塞蒂的父亲是流亡于英国的意大利政治避难者，后长期任国王学院的意大利语教授；母亲是意大利语英国人。罗塞蒂生于

英国、长于英国，是不折不扣的英国画家。

罗塞蒂笔下的女性的特殊的美，又跟他所用的模特儿是有关系的。伊丽莎白·茜朵（Elizabeth Siddal）、范妮·考恩福丝（Fanny Cornforth）和简·莫里斯（Jane Morris）是他不同时期的三个主要模特儿。是罗塞蒂找到了这些符合他美的标准的模特儿，然后又以不同的方式爱上了她们。他把他发现的美女都称为 stunner，原意是让人看了目瞪口呆的那种美人，也可以译成绝色佳人。

了解这三位女性和罗塞蒂的关系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她们不仅和罗塞蒂的生活，而且和他的艺术有很大的关系。罗塞蒂的多数绘画，都是以她们为模特儿的。是她们的面貌，赋予了罗塞蒂绘画中的女性的特殊的美。

二

伊丽莎白·茜朵在罗塞蒂的朋友圈子里被昵称为莉茜。她生于1829年，父亲是一位刀剪匠。她的家族据说以前有过封地，有过纹章，但在她遇到罗塞蒂时家道早已衰落。为贴补家用，她在一家女帽店里做店员。1949年，罗塞蒂的朋友、画家沃特·得弗瑞尔（Walter Deverell）陪母亲去帽店买帽子时看见了她，惊为天人，于是请他母亲出面，说服莉茜给他做模特儿。他正在画一幅取材于莎剧的名为《第十二夜》的画，莉茜做薇奥拉（Viola）的模特，得弗瑞尔自己做公爵奥西诺（Orsino），罗塞蒂则做名为费斯特（Feste）的小丑。这样，罗塞蒂就在得弗瑞尔的画室碰见了莉茜。

威廉·麦克尔·罗塞蒂（William Michael Rossetti），但丁·盖布里尔·罗塞蒂的弟弟，对伊丽莎白·茜朵的相貌有这样的描写：“一个极为美丽的女子，有温柔与端庄的风度，谦虚而自尊，甚至带有几分倨傲的矜持；身材高挑，身段优雅，脖子颇长，五官端正而又不同寻常，蓝绿色的柔和的眼睛，很大的完美的眼睑，肤色照人，还有一头极为丰盛的带红棕色的金发。”^①不久，她就成了拉斐尔前派的成员最喜欢用的模特儿。米莱斯在画《奥菲莉娅》时，为更真切地表现奥菲莉娅就请她穿上盛装，躺在一只放满温水的浴缸里，浴缸下面点着几

盏油灯，维持水的温度。但一次灯灭了，水冷了下来，莉茜为此患了严重的感冒。

在米莱斯画《奥菲莉娅》时，罗塞蒂已经爱上了她。他们大约是在1852年订的婚。从这一年起，莉茜就是罗塞蒂主要的模特儿了。从1852到1862年间的罗塞蒂的许多画作里面，都出现了莉茜的形象。莉茜是罗塞蒂的美的理想；他对她的爱，是理想中的爱。

罗塞蒂陷入了躁动不安的爱情中。当时曾与他同住的英国画家布朗（Ford Madox Brown）抱怨说，罗塞蒂“有时整夜都在画画……早饭时又在翻译十四行诗，工作得非常努力，但什么事也干不成”^②。

在罗塞蒂的指导下，莉茜也开始画画、作诗。当时的一位著名的艺术评论家罗斯金甚至认为，莉茜的画比罗塞蒂的还好。当然，莉茜的美也对他的评论发生了一点影响。

莉茜与罗塞蒂从相识到订婚到最后结为夫妻，一共走了十一年的路程。十一年漫长的恋爱，对他们俩人都是一种折磨。他们之所以拖这么久才结婚，可能一是因为罗塞蒂没有稳定的收入，二是因为莉茜的健康不佳，三是因为罗塞蒂家庭的反对。毕竟，莉茜出身贫寒，从门第上来说比罗塞蒂要低一些。

在他们漫长的订婚年代里，莉茜与罗塞蒂的关系虽然亲密，但却保持着纯洁。因为她意识到，如果她要做罗塞蒂的妻子，就不能做他的情妇，不然她就很可能跟当时的许多模特儿一样，堕落到模特儿兼妓女的地位。这是自尊的莉茜所不能接受的。

1860年，莉茜再次病得十分沉重。罗塞蒂日日夜夜地在病床边照顾着她。也许是出于内疚，也许是出于对身处病痛中的莉茜的同情，当然，更多的是由于爱，在1860年5月23日，罗塞蒂终于和莉茜完了婚。

在婚后，莉茜仍然受着病痛的折磨。1861年她产下了一个死婴。这对很想要一个孩子的她与罗塞蒂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她开始更严重地依赖医生以前为缓解她的病痛所开的鸦片酊。

1862年，莉茜再次怀孕。2月10日晚罗塞蒂与莉茜一起跟诗人斯温伯恩（Charles Algernon Swinburne）上馆子吃饭，8点左右回家。罗塞蒂又出门，据他说是去罗斯金创办的工人学院（Working Men's

College) 义务教授绘画。也有传说说他其实是去跟范妮·考恩福丝, 他以前的管家和情妇幽会的。晚上 11 点罗塞蒂回家, 发现莉茜已失去知觉, 在床边的矮桌上有一只鸦片酊的空瓶。他急忙去请医生。医生来后, 失魂落魄的罗塞蒂又去找布朗。各种抢救方法都无效。第二天凌晨, 莉茜去世。

莉茜究竟是服用了过量的鸦片酊还是存心自杀? 在她死后的第二天举行了一次有陪审团参与的调查, 作出了意外死亡的结论。但根据罗塞蒂死后才透露出来的情况来看, 莉茜其实是自杀。她在睡袍上别了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 “照顾好哈里。” 哈里是她弱智的弟弟。为保护罗塞蒂的名声, 布朗取下并销毁了纸条。

莉茜之死引起了罗塞蒂深深的内疚感。据说在莉茜死后的两年时间里面, 罗塞蒂天天在枕边看见她的幻象。这迫使他不得不搬离原来的住所, 也是以后长期折磨他的失眠症的开始。

以莉茜为模特儿的画多为水彩画, 如《俾德丽采死后的第一个周年》(*The First Anniversary of the Death of Beatrice*, 1853—1854)、《俾德丽采与但丁在一次婚礼宴会上见面, 拒绝向他问候》(*Beatrice Meeting Dante at a Marriage Feast, Denies Him Her Salutation*, 1855)、《保禄与弗兰采斯加·达·里米尼》(*Paolo and Francesca Da Rimini*, 1855)、《但丁梦中的拉结与利亚》(*Dante's Vision of Rachel and Leah*, 1855)、《七塔的乐曲》(*The Tune of Seven Towers*, 1857)、《圣乔治与塞勃拉公主》(*Saint George and the Princess Sabra*, 1862) 等。可以看出, 这些图画多取材于但丁《神曲》中的故事或中世纪传说。罗塞蒂把他对莉茜的爱认同于但丁对俾德丽采的爱或中世纪骑士式的爱, 那是一种浪漫的、精神的、完全理想化的爱。表现在他的艺术上, 那就是他这一时期的绘画都表现出一种梦幻般的理想色彩。

三

在罗塞蒂与莉茜漫长的订婚年代里, 他从其他地方获得了肉欲的满足。给他这种满足的, 就是范妮·考恩福丝。

范妮也许就是莉茜所不愿成为的那种模特儿。她在 1856 年左右与罗塞蒂相识，并成为他的模特儿、情妇兼管家。她长得高大、丰满、性感，有一头长可及地的金发。罗塞蒂给她起了一个绰号叫“大象”。

罗塞蒂与莉茜结婚后范妮离开了他，跟一位名叫提摩西·休斯（Timothy Hughes）的男子结了婚。但她仍继续为罗塞蒂做模特儿。莉茜死后，休斯也知趣地死了。于是，在 1863 年春，范妮重新成为罗塞蒂的“管家”。

罗塞蒂的家人和多数朋友都不喜欢范妮。但这多半是因为阶级偏见。也有人认为，“是范妮让他（指罗塞蒂）快活，是范妮满足了他别处得不到的那种满足。她投合了他开朗热诚的性情，和对粗鲁玩笑的爱好。她是他的哥特式幻想、对抽象的天堂中的少女的思慕的最好平衡，因为她是实实在在、有血有肉的人。她使罗塞蒂在艺术创作的紧张之后得到休息”^③。

丰肥肉感的范妮也带来了他绘画风格上的变化。这一点被跟罗塞蒂一起开创第一次拉斐尔前派运动的英国画家威廉·霍尔曼·亨特（William Holman Hunt, 1827—1910）注意到了。他在看到了以范妮为模特的《被亲吻过的嘴唇》（*Bocca Baciata*, 1859）后评论道，罗塞蒂“完全改变了他的人生观，从禁欲走向了纵欲，这在他的艺术里表现了出来……他画了许多极富装饰的肉感女性的头像，这让人吃惊，因为他的画风一直是以朴素著称的”^④。以范妮为模特儿的画以油画为主，如《被亲吻过的嘴唇》、《美丽的罗莎蒙》（*Fair Rosamund*, 1861）、《法其奥的情妇》（*Fazio's Mistress*, 1863）和《蓝色的闺房》（*Blue Bower*, 1865）等。

1879 年，这时的范妮已经不再是一个“绝色佳人”了。她又跟一个名叫约翰·肖特（John Schott）的男子结了婚，并开起了一家小酒馆。但她还是常常丢下小酒馆的生意来照顾罗塞蒂，或在他不在伦敦时为他看管房屋，一直到罗塞蒂去世。

四

罗塞蒂是在 1857 年认识简·伯顿的。当时，他正纠集了一批年轻的艺术家的，包括后来成为第二次拉斐尔前派运动的中坚力量的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1834—1896）与爱德华·伯恩—琼斯（Edward Burne-Jones，1833—1898），为新落成的牛津俱乐部（Oxford Union）的辩论大厅作装饰性壁画。一天晚上他去牛津剧院看戏时发现了这位“绝色佳人”，立刻请她去做模特儿。简（后来在朋友圈子中被称为简妮）当时只有 18 岁。

简妮的出身也十分贫贱。她的父亲是一个马夫；母亲出身雇农，是一个文盲。但她却是天生丽质。威廉·罗塞蒂对简·伯顿的相貌，又有如下的描写：“她的脸既富悲剧性，又是神秘、宁静、美丽和优雅的——它既适合雕塑，又适合绘画——这张脸在英国独一无二，跟英国女性毫无相似之处……她的肤色是浅黑与苍白的，她的眼睛是锐利的深灰色，她的近乎黑色的丰盛头发有着漂亮的波浪。”^⑤

罗塞蒂在与简妮相识六周之后，就被健康不佳的莉茜召往德比郡。这时简妮开始为莫里斯做模特儿，后者不久就无可救药地爱上了她。莫里斯以她为模特儿，画了《桂尼弗王后》（*Queen Guinevere*）。莫里斯后来以书籍装帧、工艺美术设计与诗歌成名。这幅画是他完成的唯一一幅油画。桂尼弗即亚瑟王之妻，与骑士兰斯洛特恋爱。迷信的人可能会说这是画谰吧。他与简妮在 1859 年成婚。

也许简妮当时真正爱的是罗塞蒂，但后者与莉茜的恋爱关系确立已经多年，很难动摇。而莫里斯出身富家，有一笔丰厚的遗产，可以帮助她摆脱贫困的生活。

从 1865 年起，简妮就开始常常为罗塞蒂做模特儿。多年前埋下火种的爱情，这时慢慢燃烧起来，终于成为熊熊大火。到了 1870 年，朋友们都看得出罗塞蒂与简妮陷入了婚外情。为了遮人眼目，1871 年夏罗塞蒂与莫里斯合租了牛津的一幢老房子，叫克尔姆斯考特庄园（Kelmscott Manor）。令人奇怪的是莫里斯本人很少去住，在那里一住几个月的是简妮和她的两个女儿。

从1871到1874年间，罗塞蒂与简妮断断续续地在克尔姆斯考特庄园会面。为了不让人说闲话，简妮总是由莫里斯带来，又由莫里斯接回去。莫里斯是一个思想先进的社会主义者，关于婚姻他有着与众不同的观点。尽管他感到痛苦，但他从未责备过简妮。

1870年罗塞蒂出版了他的《诗集》(*Poems*)。它一开始得到了许多评论家的好评，后来却受到了罗伯特·布坎南(Robert Buchanan)的恶意攻击。布坎南在他发表于1871年10月的题为《肉欲派诗歌》的评论文章中写道，不论罗塞蒂写什么，“他都充满了肉欲，从他的发根一直到他的脚趾尖……”^⑥

1872年6月，罗塞蒂精神崩溃，并试图跟莉茜一样，饮鸦片酊自杀，但他被抢救了过来。从表面上看，他自杀的原因是布坎南的文章给他的沉重打击；其实更深层次的原因，可能是他和简妮的关系。跟简妮的秘密恋情，使罗塞蒂生活于恐惧之中。他怕这段恋情被人揭露，使简妮蒙受耻辱，使他自己的名声遭受毁灭。再加上他从父亲那里继承的容易产生受害妄想的倾向，使他生活于放大的担忧之中，加重了他的失眠与对水合氯醛的依赖。

1874年4月，莫里斯写信给罗塞蒂，说他不能再跟后者合租克尔姆斯考特庄园了。这就意味着简妮今后就没有正当理由去那里看他了。罗塞蒂跟当地的一个渔民无缘无故地大吵了一顿，甚至让人怀疑到他的精神是否失常。这以后他就离开了克尔姆斯考特庄园。

他们还有过一次重聚的机会。从1875年10月到1876年6月，罗塞蒂住在苏塞克斯的近海边的一幢小屋里。在这期间简妮独自去看他，并在那里住了几个月。也正是在这时，简妮发现了他对氯醛的依赖。

简妮后来的情人布伦特曾问过她，她和罗塞蒂之间的恋情是否非常热烈。她说：“在一开始是这样，但没有持续多久。在身处其中的时候还是很热烈的。但当我发现他在用氯醛毁灭自己，而我又无法阻止他的时候，我就不再去找他了——为了孩子们。如果你认识他的话，你会爱他，他也会爱你——所有认识他的人都热爱他。他跟别的男人都不同。”^⑦

1877年，罗塞蒂再次精神崩溃。跟前面一次一样，他慢慢地恢

复了过来。他跟简妮之间的恋情结束了；但友谊持续着。一直到罗塞蒂去世的前一年，也即1881年，简妮还曾为罗塞蒂做过模特儿。

以简妮为模特儿的画，包括罗塞蒂最优秀的一些作品，如《玛丽安娜》(Mariana, 1868—1870)、《普罗塞尔皮娜》(Proserpine, 1874)、《天堂中的少女》(The Blessed Damozel, 1875—1878)、《怜悯的女子》(La Donna Della Finestra, 1879)、《白日梦》(The Day Dream, 1880)、《拉·皮娅·德·托勒美》(La Pia de' Tolomei, 1868—1880)、《摩涅莫辛涅》(Mnemosyne, 1881)等。这些画显示了罗塞蒂对灵魂上和肉体上的美的双重追求。那些以简妮为模特儿的人物，除了拥有罗塞蒂笔下的女性所特有的美外，还透出深思和为无法明言的原因所引起的深沉忧郁。

五

这三个模特儿和她们特殊的美是罗塞蒂灵感的主要源泉。他的艺术创作的主要阶段，与他跟这些模特儿的关系密切相关。

罗塞蒂对他的模特儿的形象是进行过加工的。有一个对他画笔下的女性并不特别欣赏的评论家曾这样写道：“我曾看见他在不同时候用粉笔画的同一个模特儿的三幅画像，有意思的是可以看出他的夸张是如何放大的。在第一幅里模特的形象是正常的，极为美丽的；在第二幅里面嘴唇开始撅起，脖子开始变长；在最后一幅里面，嘴唇变得几乎像一只停在脸上的长着起伏的翅膀的蝴蝶，脖子变得蜿蜒曲折，就像一只天鹅的脖颈一样。”^⑧所以说，这种美跟罗塞蒂的艺术天才又是分不开的。是他发现了她们特殊的美，并把这种美表现在画布上；是他赋予了她们的美以统一性。

注 释：

- ① Russell Ash, *Dante Gabriel Rossetti* (New York: Harry N. Abrams, 1995).
- ② Oswald Doughty, *Dante Gabriel Rossetti: A Victorian Romantic* (New Haven: Yale, 1949) 124.
- ③ Alicia Craig Faxon, *Dante Gabriel Rossetti* (New York: Abbeville, 1989) 66.
- ④ Faxon 150.

- ⑤ Faxon 111.
- ⑥ Faxon 182.
- ⑦ Faxon 197.
- ⑧ Arthur C. Benson, *Rossetti* (New York: MacMillan, 1904) 185.